

# 生命周期视角下淘宝村发展的时空特征分析\*

##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Taobao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ycle

汪凡 汪明峰 WANG Fan, WANG Mingfeng

**摘要** 淘宝村是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相结合的一种新兴的乡村振兴模式,但随着内部与外部同质竞争,淘宝村开始内卷化,出现大量退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基于2013—2020年淘宝村数据,从全国层面分析淘宝村发展的时空特征,并对淘宝村的发展阶段与生命周期特征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 淘宝村在研究期内从东部扩散至全国,东部沿海地区增速迅猛,形成串珠状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数量较少,且增速较慢。(2) 淘宝村呈现出快速扩张形势的同时,也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的现象,淘汰量波动递增。2020年淘汰量约占前一年淘宝村总量的17.61%,其中,东部地区淘汰量占较大比重。(3) 不同地区淘宝村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仍处于萌芽阶段,东部地区淘宝村处于扩张阶段。东部地区淘宝村的发展趋势决定着全国淘宝村的发展趋势。整体上,淘宝村经历了萌芽阶段,正处于倒“U”型左部扩张阶段,未来淘宝村将进入成熟阶段。

**Abstract** Taobao Village is an emerg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model which combines the Internet and rural real economy. However, with the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the Taobao Village has begun to be involute, and the elimination phenomen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which is worthy of attention. Based on the Taobao Village data in 2013-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aobao Villages spread from the east to the whole country.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grew rapidly, forming bead-like high-value agglomeration areas.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had fewer Taobao Villages and their growth rate was slow. (2) While Taobao Village is showing rapid expansion, it has also begun to be partially eliminated. The amount of elimination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2020, the amount of elimination accounted for about 17.61%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aobao Villages in the previous year, of which the eastern region accounted for a larger proportion than other regions. (3)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s are not similar in different regions. Those in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re still in the embryonic stage, while those in the east are in the expansion stag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of Taobao Village is determined by tho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aobao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an embryonic stage and is in the early expansion stage of the inverted "U"-shaped line. In the future, Taobao Village will enter a mature stage.

**关键词** 淘宝村;淘汰;发展阶段;生命周期

**Key words** Taobao Village; elimination; development stage; life cycle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1) 02-0008-08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10202

### 作者简介

汪凡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汪明峰(通信作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 0 引言

在人类全面融入信息社会之际,互联网正逐渐渗透到社会和经济的每一个层面,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产方式<sup>[1-2]</sup>。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化、虚拟化

的电子商务作为新型经济活动,对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一定的冲击。互联网帮助乡村降低创业的门槛,对零售产生“去中介”作用,塑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乡村电子商务产业与空间集聚的实体形态——淘宝村<sup>[3-4]</sup>。党的十九大

\*基金项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互联网赋能地方发展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中国模式和经验”(编号2021-01-07-00-08-E00130)资助。

报告提出中国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淘宝村的蓬勃发展恰恰是“乡村振兴”的践行者。随着农村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互联网、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逐渐向乡村扩散<sup>[5-7]</sup>,电子商务专业村将极大地缓解当前中国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sup>[8-10]</sup>。

淘宝村属于农村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产物,与其他互联网产业一样,具有更新快的特征。同时,受到市场容量和竞争波动等因素的影响,淘宝村的发展已然开始出现内卷化问题<sup>[11]</sup>,而高速扩张下的大量淘汰现象也令人担忧。因此,当前淘宝村的发展特征和生命周期阶段值得关注和探究。本文基于2013—2020年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淘宝村数据,对淘宝村的生长与淘汰现象进行时空特征分析,并重点分析淘宝村的生命周期特征,以期对淘宝村未来的健康平稳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依据。

## 1 淘宝村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研究综述

### 1.1 淘宝村空间扩张与发展机制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农村地区的混合重建和后农村时代的固有开放性,农村被视为复杂的交织状态,其中各种力量不断统一和分离<sup>[12-13]</sup>。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发展经历了去农业化和后生产主义的过程,乡村逐渐从农业经济过渡到更加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包括手工业、电子零售业和旅游业<sup>[14]</sup>。其中,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农村地区的物理的流动和虚拟的互动<sup>[15]</sup>,尤其是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驱动力,使农村地区与全球社会经济网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逐渐全面地嵌入乡村发展,从生产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案例显示,电子商务影响下的自然村经历了传统村落—工业村落—城中村—淘宝村的生产变迁,同时也经历了从原有单一、混乱的空间形态向多元化、集聚化、立体化的空间重构<sup>[16-17]</sup>。除此之外,淘宝村的空间结构也呈现出“核心—边缘”特征,且边缘区不断扩展,电子商务产业加速了空间重构的过程,自组织模式下的同乡社会网络成为空间变迁的触发器<sup>[18-19]</sup>。淘宝村的空间分布表现出

显的区域不平衡特征,呈现显著的阶梯特征<sup>[20-21]</sup>,淘宝村的发展也随时间增长逐渐呈现出集聚特征<sup>[22] 232, [23]</sup>。同时,淘宝村的发展是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社会网络等多个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sup>[24]</sup>。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淘宝村快速发展的深层驱动因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还包括经济要素集聚和创业精神引领,以及政府与行业协会政策指导<sup>[25-26]</sup>。通过对淘宝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淘宝村快速扩张的同时,也存在产品同质化、人才缺乏、忽视农业资源禀赋等风险和隐患<sup>[27-28]</sup>。

### 1.2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与淘宝村发展阶段

总结淘宝村的研究发现,目前,除了少数的研究之外<sup>[22] 230, [29]</sup>,对快速扩张中的淘宝村的研究很少关注到淘汰现象,作为电子商务产业集群,“退出”现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Gort和Klepper<sup>[30]</sup>着重研究市场中生产商的数目的变化,较早关注到生产商存在“淘汰”(shake-out)现象,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产业经济学中的产业生命周期(G-K)模型,将产业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引入、高进入、低进入、负进入和成熟等5个阶段。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是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波特<sup>[31]</sup>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和内部僵化而失去竞争力,并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蔡宁等<sup>[32]</sup>认为处于成长和成熟时期的集群,其生命力、学习力、竞争力最旺盛,到衰退时期,集群开始老化,竞争力减弱,伴随而来的结构风险、周期风险、网络性风险等都将对集群乃至区域经济产生致命打击。Menzel<sup>[33]</sup>将集群异质性的改变、地理促进作用、强聚集导致异质性的降低3种要素应用于集群生命周期划分中,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出现、成长、成熟、衰退4个阶段。李琳等<sup>[34]2028</sup>在对汽车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将地理邻近性作为重要影响因素纳入进来,将集群演化周期分为形成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根据不同的依据,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虽然有不同的阶段划分,但以进入和退出的主体来看,

4阶段划分方法最受认可(见图1)。

已有研究也对淘宝村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刘亚军等<sup>[35]</sup>根据产业商业模式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产业规模、区域品牌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的演化过程特征,将互联网条件下的淘宝村发展分为萌芽阶段、裂变式扩张阶段和产业集群式发展阶段。张灿<sup>[36]</sup>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及青岩刘村电商产业集聚形成的特点,将电子商务集群的演化过程分成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4个阶段,详细描述各阶段创业者特点、相关产业配套度和政府行为模式。罗谷松<sup>[37]</sup>基于对广州里仁洞村的研究,认为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辛向阳等<sup>[38]</sup>在孟州市桑坡村的实地调研基础上,结合对全国淘宝村分布特点的分析,将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分为前期基础积累阶段、中期能人开创阶段和后期演化扩张阶段。曾亿武等<sup>[39]</sup>基于东风村和军埔村两个典型案例分析淘宝村的形成特征,发现淘宝村的形成过程包含引进项目、初级扩散、加速扩散、抱团合作和纵向集聚5个环节。这些研究并未将淘宝村的生长与淘汰特征纳入生命周期阶段分析,仅采用主观定性描述的方法进行阶段划分,在准确刻画淘宝村发展阶段和发展周期特征方面仍需要完善。

## 2 淘宝村的整体增长特征

在淘宝村发展的初期,乡村电子商务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农村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相对薄弱,宽带服务和物流服务网点少等问题。这些限制因素给农村电商发展和淘宝村的形成带来一定的阻碍,导致农村电商产业集群呈现缓慢发展的态势。2009年,全国仅有3个淘宝村。2009—2013年,在电子商务成功致富的示范效应带动下,全国在中东部形成20个淘宝村。2014年,淘宝村由20个增加到212个,其增长量稳步提高。2015年开始,淘宝村基数开始变大,其增长率降到100%以下。2016年,淘宝村数量破千,达到1 310个,但是,在增长的同时出现了35个淘宝村被淘汰的情况。2017年,淘宝村较上年增长805个,与此同时,淘汰的淘宝村数量也有增加。2018年,淘宝村增长量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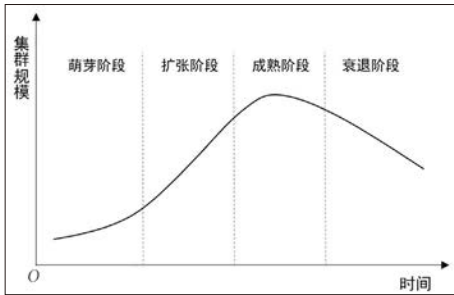


图1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演化阶段  
Fig.1 Stages of industrial cluster's life cycle

资料来源:笔者在参考文献[34]2028基础上改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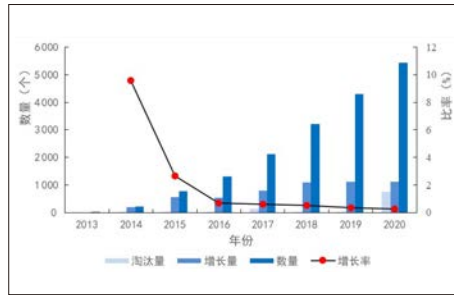


图2 淘宝村的整体变化特征  
Fig.2 The overall change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表1 淘宝村的省域发展特征(单位:个)

Tab.1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省份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北京	—	—	1	1	3	11	11	38
天津	—	1	3	5	9	10	14	39
河北	2	25	59	91	145	229	359	500
山西	—	—	—	—	2	2	2	7
辽宁	—	—	1	4	7	9	11	9
吉林	—	—	1	1	3	4	4	4
黑龙江	—	—	—	—	—	—	1	2
上海	—	—	—	—	—	—	—	21
江苏	3	25	127	200	262	452	615	664
浙江	6	62	280	506	778	1 172	1 573	1 757
安徽	—	—	—	1	6	8	13	27
福建	2	28	71	107	186	233	318	441
江西	1	0	3	4	8	12	19	34
山东	4	13	64	108	243	367	450	598
河南	—	1	4	13	34	50	75	135
湖北	—	1	1	1	4	10	22	40
湖南	—	—	3	1	3	4	6	12
广东	2	54	157	262	411	614	798	1 025
广西	—	—	—	—	1	1	3	10
海南	—	—	—	—	—	—	—	1
重庆	—	—	—	—	1	3	3	9
四川	—	2	2	3	4	5	6	21
贵州	—	—	—	—	1	1	2	4
云南	—	—	2	1	1	1	1	6
陕西	—	—	—	—	1	1	2	16
甘肃	—	—	—	—	—	—	—	1
宁夏	—	—	1	1	1	1	1	1
新疆	—	—	—	—	1	1	1	3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绘制。

过1 000个,2019年与2020年增长量基本保持在1 100个左右,变化幅度不大。到2020年,淘宝村数量突破5 000个。2018—2019年,淘汰量较2017年有所下降,但在2020年,淘宝村的淘汰量陡增(见图2)。

从省级层面来看(见表1),淘宝村的发展从最初的7个省,扩张到全国28个省。其中,增长快、数量大的6个省份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北和福建,均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浙江占有较大优势,2020年淘宝村数量达到1 757个,几

乎占全国总量的1/3,广东的数量超过1 000个,其余4个省份淘宝村数量也都在500个左右。6省以外的其余省份中,除了河南以外,其余21个省份淘宝村数量均不高于40个,平均只有14.5个。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在分析时间序列增长特征后,笔者分析了新增淘宝村的空间格局特征(见图3):2014—2016年,新增淘宝村基本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开始快速增长,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新增数量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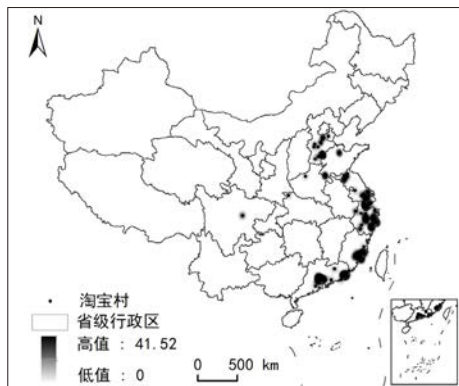
少;2017—2020年,新增淘宝村依然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开始变密集,增量和增速相对前一阶段有较大的提升。

从空间集聚程度上看,自2014至2020年,淘宝村新增数量由193个提升到1 875个,其密度不断增长,密度最高值从41.52增加到181.07,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6大串珠状集聚区,分别位于河北南部、鲁西南—豫东北—苏北地区、长三角地区、海峡西岸地区、粤东地区、珠三角地区。这些区域形成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的淘宝村增长不明显,仅在河南、湖北和四川出现个别新增淘宝村,没有形成集聚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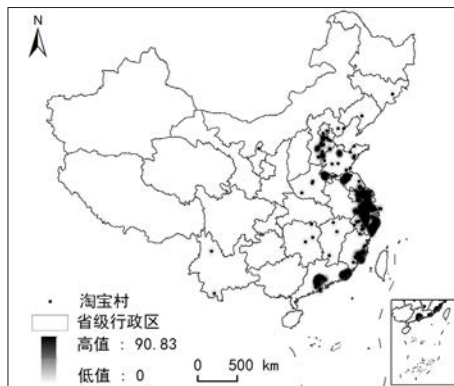
### 3 淘宝村的淘汰现象

在分析淘宝村增长的时空特征基础上,笔者重点分析其淘汰特征。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实质上存在诸多的问题,产品同质化、恶性竞争、低水平竞争等问题非常严重。但每年成倍增长的淘宝村,让更多人有信心选择进入电子商务产业,从而加剧了线上市场的竞争。由于互联网电商平台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农村电子商务不仅面临本区域的竞争压力,还面临来自具有成熟技术的专业生产商或销售商的竞争。例如,徐州市睢宁县的家具在淘宝平台一度占到60%的份额,但如今受到来自邻近的宿迁市的竞争。同时,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传统家具制造商也开始进入电商平台,其中,佛山的家具生产商对睢宁县的家具市场挤占非常严重。互联网为农村低成本的产品打通了销售的渠道,去除零售中介,让大量农户得以进入电子商务产业,但随着整个行业的逐渐发展,淘宝村淘汰的问题日渐凸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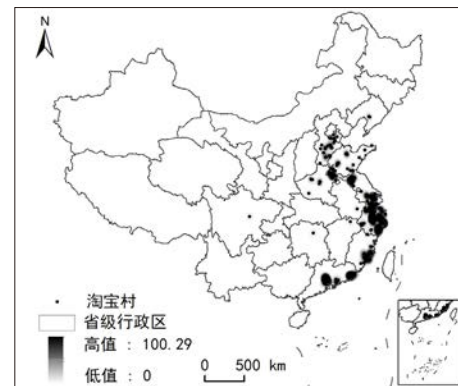
从农村电子商务开始在中国萌芽,到2009年中国产生3个淘宝村,再到2015年开始在空间上集聚,淘宝村的发展欣欣向荣。但在爆炸性增长的同时,有一批淘宝村也在迅速地被淘汰,2014—2020年,共有983个淘宝村在竞争中被淘汰(见表2)。淘汰量的增长也同样迅速,2017年淘汰量接近10.00%,2020年淘汰量达到17.61%,淘汰淘宝村一共761个。虽然淘汰率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递增趋势,但部分年份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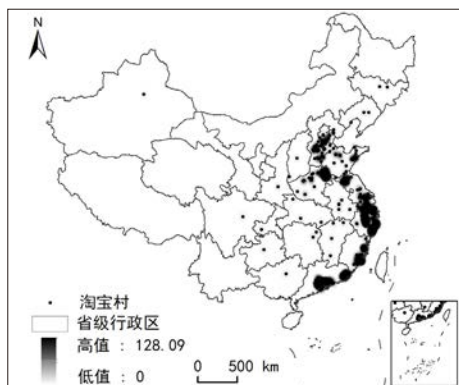
a 2014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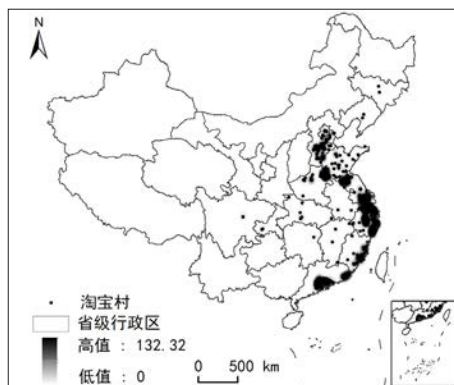
b 2015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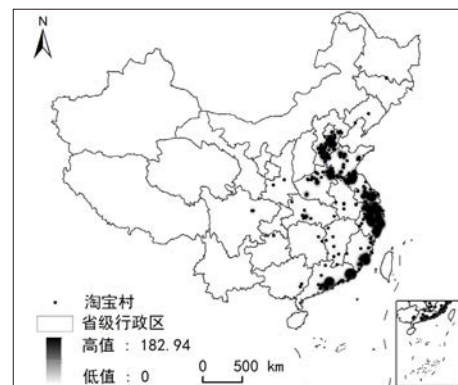
c 2016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d 2017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e 2018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f 2019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汰率接近或超过10%证明了淘宝村发展形势的严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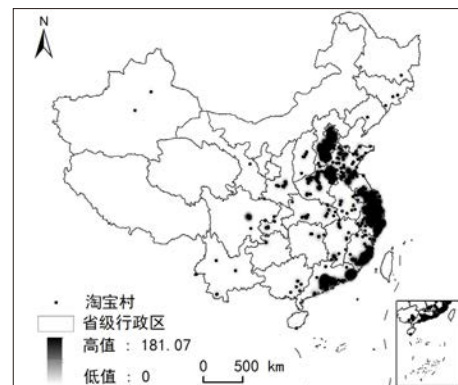
在淘宝村发展过程中,由于大量的村庄产品同质化,多是经营饰品、服装、日用品、鞋帽、箱包等商品,商品特色不鲜明、竞争力不强。同时,受到自身经营水平低等因素限制,其发展受到极大的约束。从空间分布来看(见图4),2014和2015年淘宝村均淘汰1个,2016年淘汰35个,其中不仅有产生一年的淘宝村,也有7个已经发展两年的淘宝村遭到淘汰。到2017年,淘宝村的淘汰数量约为2016年的3.6倍,淘汰数量猛增,广东省的淘汰量最多,为44个,江苏省的淘汰量与增长量之比约为2:5,其中不乏已经发展长达3年的淘宝村遭到淘汰。另外,约有一半的淘宝村是发展了两年之后被淘汰的。在淘汰的类型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有淘宝村淘汰的省份中,2016年东部地区的淘汰量占淘宝村淘汰总量的88.57%,2017年所有淘汰的淘宝村均属于东部地区。由于中西部地区淘宝村处于低速发展阶段,淘汰量也较少,2013—2017年所有中

西部地区的淘汰总量为5个。对比东部地区淘宝村的激进发展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较为稳健。2018—2019年淘汰的淘宝村数量有所下降,回落到30个左右,但在2020年,淘汰数量猛增到761个,东部地区淘汰量占比高达96.58%,作为形成最早的3个淘宝村之一的义乌青岩刘村,在成为淘宝村7年以后从淘宝村名单中退出。整体而言,淘宝村的淘汰现象出现以来,淘汰数量波动增长,且淘汰量越来越大。

## 4 淘宝村发展阶段与发展周期

### 4.1 淘宝村的发展阶段分析

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相关产业更新迭代速度较快,淘宝村在增长的同时出现了Gort和Klepper所关注到的“淘汰”现象。由于淘宝村的淘汰现象愈演愈烈,所以淘宝村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整个淘宝村发展的周期问题的探究非常迫切。参考有关产业研究中借助产值增长率作为生命周期判定原则<sup>[34] 2023, [40]</sup>,本文同样根据淘宝村的增长率划分生命周期阶段。在萌芽阶段,



g 2020年新增淘宝村及其核密度

图3 新增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s of new Taobao Villages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由于淘宝村基数小,增长率不稳定,一般将增长率波动大且大于100%的年份定义为萌芽阶段;在扩张阶段,淘宝村基数增加,增长率开始变小,因此将增长率介于10%—100%的年份视为扩张阶段;在成熟阶段,淘宝村的数量逐渐在高位稳定,增长率进一步缩小,将增长率在0%—10%的年份视为成熟阶段;在衰退阶段,淘宝村的增长率为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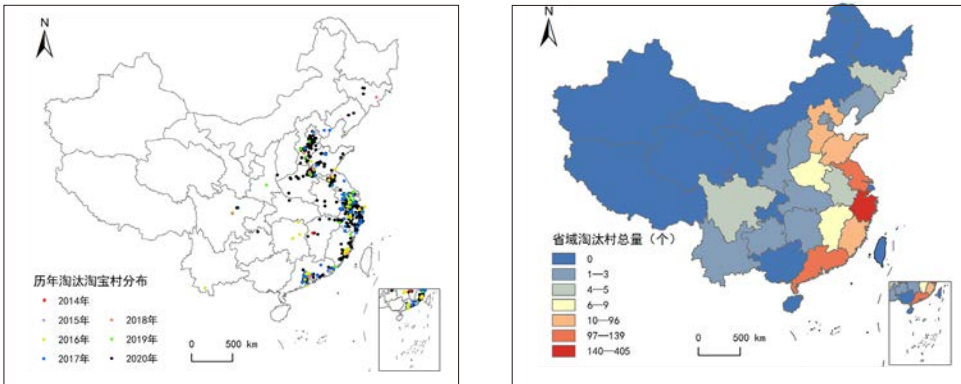


图4 2014—2020年淘汰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liminated Taobao Villages from 2014 to 2020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绘。

从2009年首批淘宝村形成以来,淘宝村的发展已经显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从缓慢增长转变为高速增长,整个增长量呈现指数型增长的趋势。根据增长率的特征分析(见表3),2009—2013年淘宝村由3个增加到20个,数量较少。2014—2015年增长率高于100%,此阶段淘宝村发展基数小,故增长率较高,但增长量却相对较小,为淘宝村发展的萌芽阶段。2016—2020年,淘宝村增长率在100%以下,呈指数型衰减至25.9%,其基数变大,此阶段为淘宝村发展的扩张阶段。从萌芽阶段跨越到扩张阶段,淘宝村的增长量不断变大,呈现出高增长量的态势,只是随着基数变大,淘宝村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回落到100%以下,但是仍然在10%以上,增长率相对较高。扩张阶段的淘宝村开始出现局部淘汰现象,淘汰是扩张的伴随现象。

东部地区在淘宝村发展中表现突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增长速度较慢,因此东西部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差异,有必要将淘宝村分为东部和非东部两个区域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将全国分为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两类,分别研究不同地区淘宝村的周期特征,通过对东部、非东部地区的发展特征进行总结发现(见表3),东部地区的淘宝村增长率趋势与全国淘宝村发展的整体态势基本一致,东部地区在2009—2015年处于萌芽期,2015—2020年介于扩张期。由于东部地区的淘宝村数量约占全国比重的95%以上,全国淘宝村的发展趋势基本由东部地区主导,具有同

样的发展趋势特征。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淘宝村增长率目前波动较大,由于整个非东部地区的淘宝村基数小,导致增长率变化趋势不稳定。按照常规的判定标准,2018—2020年,淘宝村的增长率在100%以下,可以判定为扩张期。但是由于2018—2020年淘宝村的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而非指数型下降趋势,所以综合非东部地区增长率整体上处于波动的趋势,同时结合2018—2020年增长率仍在上升的特征判断,非东部地区目前仍处于萌芽期,还未进入扩张期。

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淘宝村发展步调具有显著差别,笔者从东部地区中选取发展较好、较典型的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6省,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选取河南、江西、湖北、四川、辽宁、吉林6省,分别对淘宝村的增长率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对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特征进行检验。通过分析可以得出(见图5),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增长率方面有较大差异,东部的部分淘宝村扩张较快,2014年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福建、河北6省的淘宝村平均增长了11.6倍,经过一轮较大幅度增长奠定数量基础之后,增长率开始放缓,6个省份的增长率基本保持指数型衰减的趋势,清晰地表现出由萌芽阶段向扩张阶段过渡的发展特征。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所有淘宝村都是以较低的基数、较小的增量进行平缓的增长。可以看出,非东部地区6个省份的增长率不稳定,在100%上下来回波动,基本上没有呈现出特别清晰的生长或下降趋势,具有

较为典型的萌芽阶段特征。各省的增长率分析验证了总体分析的结论,东部与非东部地区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

#### 4.2 淘宝村的发展周期及其特征

由于中西部的数量较少,所以淘宝村总体的发展阶段受到东部地区的主导,目前整体处于高速扩张的阶段。淘宝村在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形成较稳定的基数,并且开始在空间上形成集聚特征。目前,淘宝村整体经历了萌芽阶段(见图6),正处于生命周期倒“U”型曲线的左部,属于扩张阶段。同时,综合全国淘宝村增长量与增长率特征可以发现,近3年淘宝村增长量稳定保持在1100个左右,2020年增长率为25.9%。预计不久之后,淘宝村增长率将指数型衰减至10%以下,即进入成熟阶段。

对淘宝村发展过程中的增长率、增长量和淘汰量进行抽象演绎,对淘宝村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得出(见表4),淘宝村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此阶段具有高增长率、低增长量、低淘汰量的特征。目前,淘宝村正处在扩张阶段,具有高增长率、高增长量、低淘汰量的发展特征。在淘宝村的萌芽阶段,由于淘宝村数量较少,淘宝村的增长率较高,且波动较大。在经过萌芽阶段之后,淘宝村开始进入扩张阶段,此时由于淘宝村的基数开始变大,淘宝村的增长率开始下降,增长率呈现指数型下降趋势。在萌芽阶段,淘宝村的增长量较低,而扩张阶段淘宝村的增长量较高,增长量基本保持指数型增长的趋势。在淘宝村发展的前期,淘汰量相对较小。

总结淘宝村的发展路径和发展特征,结合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分析,未来淘宝村即将经历低进入和负进入的阶段,并延续这种趋势。在未来3—5年,淘宝村将进入成熟阶段,在扩张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增长率进一步下降,淘汰量逐渐逼近增长量,具有低增长率、高增长量、高淘汰量的发展特征。当市场不断饱和,电子商务产业的吸引力变小,淘宝村的形成变得困难,淘宝村的增长量将变低,增长率将趋向于零,而淘汰的数量却越来越高,在没有结构性干预的情况下,最后淘宝村可能走向衰退阶段,此时的特征是低

表2 淘宝村的淘汰量与淘汰率

Tab.2 Eliminated number and elimination rate of Taobao Village

淘汰量/淘汰率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淘汰量/个	1	1	35	127	23	37	761
淘汰率/%	5.00	0.47	4.48	9.69	1.09	1.00	17.61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制。

表3 淘宝村的增长率变化 (%)

Tab.3 Growth rate of Taobao Villages

地区分布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全国	960.00	268.00	67.95	61.45	51.35	34.61	25.90
东部	995.00	266.00	68.11	59.49	51.54	34.08	23.13
非东部	300.00	350.00	61.11	148.00	45.83	51.43	97.48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公布的历年淘宝村数据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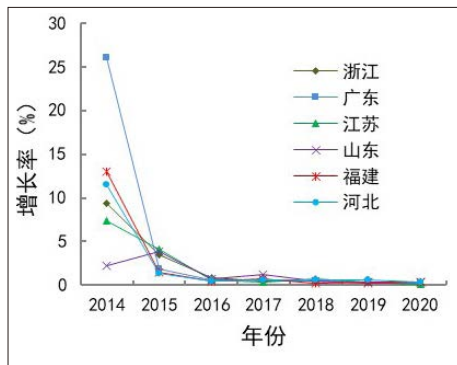


图5 东部6省与非东部6省淘宝村的增长率

Fig.5 Provincial growth rate of Taobao Villages in easter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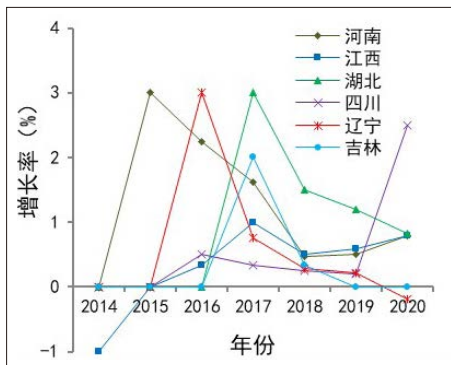


表4 淘宝村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

Tab.4 Characteristics of Taobao Village in every stage

指标	萌芽阶段	扩张阶段	成熟阶段	衰退阶段
增长率	高	高	低	低
增长量	低	高	高	低
淘汰量	低	低	高	高

注:\*表示未来可能经历的生命周期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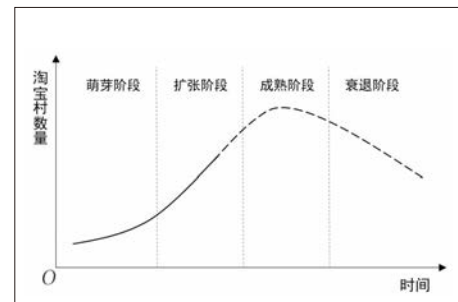


图6 淘宝村生命周期的不同演化阶段

Fig.6 Stages of Taobao Villages' life cycl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增长率、低增长量和高淘汰量。

综上所述,淘宝村作为以互联网为基础发展的新型农村产业集合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一些发展的阶段特征已经初现端倪。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归纳发现,淘宝村的发展阶段界限清晰,东部地区经过萌芽阶段,正处于高速扩张阶段,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正处于萌芽阶段,各阶段增长率、增长量、淘汰量的模式有明显的差别,全国淘宝村的发展趋势由东部地区主导,同样经历了萌芽和扩张阶段。同时,各个生命周期发展阶段在增长、淘汰特征上具有差异性。

## 5 结论与讨论

### 5.1 结论

本文基于2013—2020年的淘宝村数据,对淘宝村的整体和结构性发展特征进行探究,并从全国尺度和区域尺度对其发展阶段和周期特征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得到以下结论:

(1) 2013—2020年淘宝村在研究期内迅速发展,从7个省区扩散至全国28个省区,东部

沿海地区淘宝村扩张迅速,形成串珠状集聚区,占全国总量的95%左右。在东部沿海地区淘宝村扩张的时期,电子商务开始进入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地区,但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规模较小,且速度较慢。

(2) 淘宝村呈现出快速扩张形势的同时,开始产生局部淘汰的现象。2014—2017年淘汰量逐年高速递增,经短暂下滑后,2020年淘汰数量再次回升至761个,约占前一年淘宝村总量的17.61%。中西部与东北地区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淘宝村淘汰较少。淘汰数量较大的地区均位于东部,其数量占淘汰总量的96.95%。

(3) 通过对东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淘宝村发展特征进行比较发现,东部地区淘宝村增长率处于指数衰减的状态,属于扩张阶段。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淘宝村增长率在100%附近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大,发展仍处于萌芽阶段。淘宝村的整体发展受到东部地区发展趋势的主导,经历了萌芽阶段,正处于倒“U”型左部的高速扩张阶段,未来淘宝村将向成熟阶段过渡。

## 5.2 讨论

从城乡关系视角来看,淘宝村的边缘革命<sup>[41]</sup>是破除城乡鸿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道路。从区域视角来看,淘宝村的边缘革命依然只是东部地区的边缘革命,中西部地区的参与仍然不够。在这个层面上讲,淘宝村的发展缓解了部分地区的城乡二元矛盾,但是对于平衡区域间差异的作用仍然不明显。而且,淘宝村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已经出现了内卷化的迹象,被淘汰的淘宝村也逐渐变多。虽然企业退出属于正常的经济现象,但超过一定比例则需要警惕。并且,最先形成的3个淘宝村中的青岩刘村在发展7年以后从淘宝村名单中退出,值得深思。后现代的农村具有混杂性、脆弱性,农民参与电子商务产业,一旦产业风口消失,农村将没有足够的韧性承担后果,如何平衡机遇与风险之间的矛盾值得思考。作为互联网支撑下的农村电商产业集群,淘宝村与其他互联网相关产业一致,都具有较快的扩张迭代速度,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淘宝村发展的阶段特征已经开始显现,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和归纳,本文发现淘宝村发展阶段的界限比较清晰,全国淘宝村的发展经历了萌芽阶段,正处于高速扩张阶段,各阶段增长率、增长量、淘汰量的特

征具有差异性。乡村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迅猛,但同时也有部分淘宝村存在昙花一现的问题,这其中淘宝村的同质化、恶性竞争、人才匮乏等因素对其健康发展的影响突出。这一系列的问题,让淘宝村的生命周期规律和淘宝村发展阶段特征的研究变得尤为迫切,也促使我们需要对淘宝村的衰退进行及时的认知,对未来淘宝村发展的趋势提前研判,及早地进行淘宝村衰退的预防和引导。

本文对淘宝村的发展与生命周期特征的探究得到初步的结果,也存在一些不足。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阿里研究院公布的数据,重在对整个趋势的研判,但对于淘宝村个体发展状况的把握可能会存在偏差。未来,希望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缩小观测的尺度,更进一步分析淘宝村结构性升级的模式,同时深入探究东西部淘宝村发展的机制差异,助力淘宝村的产业转型升级与区域平衡发展。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刘卫东,甄峰. 信息化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影响研究[J]. 地理学报, 2004 (S1): 67-76.  
LIU Weidong, ZHEN Feng. Spatial implications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S1): 67-76.
- [2] 甄峰,刘晓霞,刘慧. 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区域城市网络:城市研究的新方向[J]. 人文地理, 2007 (2): 76-80, 71.  
ZHEN Feng, LIU Xiaoxia, LIU Hui. Regional urban network influenced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directions of urban studies[J]. Human Geography, 2007(2): 76-80, 71.
- [3] 汪明峰. 技术、产业和地方:互联网的经济地理学[J]. 人文地理, 2005 (5): 96-100.  
WANG Mingfeng.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plac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ternet[J]. Human Geography, 2005(5): 96-100.
- [4] 余金艳,刘卫东,王亮. 基于时间距离的C2C电子商务虚拟商圈分析——以位于北京的淘宝网化妆品零售为例[J]. 地理学报, 2013, 68 (10): 1380-1388.  
YU Jinyan, LIU Weidong, WANG Liang. Analysis of virtual trading area of C2C e-commerce based on temporal distance: a case study of 50 cosmetics retail stores on Taobao in Beijing[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0): 1380-1388.
- [5] 龙花楼,刘彦随,邹健.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乡村发展类型及其乡村性评价[J]. 地理学报, 2009, 64 (4): 426-434.  
LONG Hualou, LIU Yansui, ZOU Jian. 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types and their rurality in eastern coastal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4): 426-434.
- [6] 汪明峰,卢娜. 网上零售企业的空间组织研究——以“当当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1, 30 (6): 965-976.  
WANG Mingfeng, LU Shan. Exploring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online retailing: a case study of Dangdang.com[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6): 965-976.
- [7] 朱寿佳,甄峰,秦箫,等. 移动信息化时代居家网络依赖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 人文地理, 2014, 29 (2): 69-75.  
ZHU Shoujia, ZHEN Feng, QIN Xiao, et al. The featur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me network dependence in mobile information age: a case study of Nanjing[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2): 69-75.
- [8] 乔家君,杨家伟. 中国专业村研究的新近进展[J]. 人文地理, 2013, 28 (5): 76-80, 60.  
QIAO Jiajun, YANG Jiawei. Recent progress in the specialized village study of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3, 28(5): 76-80, 60.
- [9] 李小建,罗庆,杨慧敏. 专业村类型形成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地理, 2013, 33 (7): 1-8.  
LI Xiaojian, LUO Qing, YANG Huimin. The type formation of specialized villag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33(7): 1-8.
- [10] 曾亿武,郭红东. 专业村电商化转型的增收效应[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 (6): 104-113.  
ZENG Yiwu, GUO Hongdong. The income-added effect of specialized village's e-commercialization[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15(6): 104-113.
- [11] 罗震东,陈芳芳,单建树. 迈向淘宝村3.0:乡村振兴的一条可行道路[J]. 小城镇建设, 2019, 37 (2): 43-49.  
LUO Zhendong, CHEN Fangfang, SHAN Jianshu. Towards the version 3.0 of Taobao Village: a feasible road to rural revitalization[J]. Development of Small Cities & Towns, 2019, 37(2): 43-49.
- [12] 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The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M]. London: The Cromwell Press, 2006.
- [13] WOODS M. Engaging the global countryside: globalization, hybridity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rural place[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4): 485-507.
- [14] HOGGART K, PANIAGUA A. What rural restructuring?[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1): 41-62.
- [15] KITCHIN R, THRIFT 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M]. Amsterdam: Elsevier, 2009.
- [16] 张嘉欣,千庆兰,陈颖彪,等. 空间生产视角下广州里仁洞“淘宝村”的空间变迁[J]. 经济地理, 2016, 36 (1): 120-126.  
ZHANG Jiixin,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et al. The spatial change of Taobao Village in Lirengdong, Guangzhou in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roduc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1): 120-126.
- [17] 杨思,李郁,魏宗财,等. “互联网+”时代淘宝村的空间变迁与重构[J]. 规划师, 2016, 32 (5): 117-123.  
YANG Si, LI Yun, WEI Zongcai, et al. Spatial transi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aobao Villages in Internet+ era[J]. Planners, 2016, 32(5): 117-123.
- [18] 张英男,龙花楼,屠爽爽,等. 电子商务影响下的“淘宝村”乡村重构多维度分析——以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下营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19, 39 (6): 947-956.  
ZHANG Yingnan, LONG Hualou, TU Shuangshuang, et al.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driven by e-commerce: a case of Xiaying Village in central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6): 947-956.
- [19] 张嘉欣,千庆兰. 信息时代下“淘宝村”的空间转型研究[J]. 城市发展研究, 2015, 22 (10): 81-84, 101.  
ZHANG Jiixin, QIAN Qinglan. Research of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in information age[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22(10): 81-84, 101.
- [20] 刁贝娣,陈昆仑,丁镭,等.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7, 37 (1): 56-65.  
DIAO Beidi, CHEN Kunlun, DING Lei, et al.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in 2013 and 2014[J]. Tropical Geography, 2017, 37(1): 56-65.
- [21] 徐智邦,王中辉,周亮,等. 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J]. 经济地理, 2017, 37 (1): 107-114.  
XU Zhibang, WANG Zhonghui, ZHOU Liang, et al.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7, 37(1): 107-114.
- [22] 汪凡,汪明峰. 基于格网的淘宝村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20, 40 (2): 229-237.  
WANG Fan, WANG Mingfeng. Spati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based on grid in China[J]. Scientia

-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2): 229-237.
- [23] 单建树, 罗震东. 集聚与裂变——淘宝村、镇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 (2): 98-104.  
SHAN Jianshu, LUO Zhendong. Agglomeration and fiss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trends of Taobao Villages and town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7(2): 98-104.
- [24] 千庆兰, 陈颖彪, 刘素娴, 等. 淘宝镇的发展特征与形成机制解析——基于广州新塘镇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 (7): 1040-1048.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LIU Suxian, et 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aobao Town: taking Xintang Town in Guangzhou as an example[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1040-1048.
- [25] 曾亿武, 郭红东. 农产品淘宝村形成机理: 一个多案例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4): 39-48, 111.  
ZENG Yiwu, GUO Hongdong.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gro-Taobao Village: a multiple-case stud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4): 39-48, 111.
- [26] 胡焱, 刘立. 广州市“淘宝村”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 规划师, 2016, 32 (12): 109-114.  
HU Yao, LIU Li.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aobao Village in Guangzhou[J]. Planners, 2016, 32(12): 109-114.
- [27] 郭承龙. 农村电子商务模式探析——基于淘宝村的调研[J]. 经济体制改革, 2015 (5): 110-115.  
GUO Chenglong. Research on rural e-commerce model based on survey of Taobao Village[J].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15(5): 110-115.
- [28] 王瑛. 基于产业集群新理论的淘宝村同质化竞争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 2016: 21-26.  
WANG Ying. Research on homogeneous competition of Taobao Village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nnovation[D].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2016: 21-26.
- [29] 傅哲宁, 罗震东, 乔艺波. 增长下的消失: 淘宝村空间分布格局与演进机制研究[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 (2): 124-130.  
FU Zhening, LUO Zhendong, QIAO Yibo. Disappearing under the growth: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evolution mechanisms of Taobao Villages[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2): 124-130.
- [30] GORT M, KLEPPER S. Time paths in the diffus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s[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 92(367): 630-653.
- [31]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12): 77-99.
- [32] 蔡宁, 杨门柱, 吴结兵. 企业集群风险的研究: 一个基于网络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03 (4): 59-64.  
CAI Ning, YANG Shuanzhu, WU Jiebing. Research on risk of industrial cluster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y, 2003(4): 59-64.
- [33] MENZEL M P. Interrelating dynamic proximities by bridging, reducing and producing distances[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11): 1892-1907.
- [34] 李琳, 熊雪梅.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地理邻近对集群创新的动态影响——基于对我国汽车产业集群的实证[J]. 地理研究, 2012, 31 (11): 2017-2030.  
LI Lin, XIONG Xuemei. Dynamic effect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on cluster innovation in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life cycle: a case study Chinese automobile industr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11): 2017-2030.
- [35] 刘亚军, 储新民. 中国“淘宝村”的产业演化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 (2): 29-36.  
LIU Yajun, CHU Xinmin. The industrial evolution of Taobao Villag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7(2): 29-36.
- [36] 张灿. 论电子商务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基于“淘宝第一村”的案例研究[J]. 区域经济评论, 2015 (6): 97-104.  
ZHANG Can.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ial cluster: a case study about 'the first village of Taobao'[J]. Reg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5(6): 97-104.
- [37] 罗谷松. 基于产业生态系统的淘宝村演化机制研究——以广州里仁洞村为例[J]. 商业经济研究, 2016 (18): 163-165.  
LUO Gusong. Research on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aobao Village based on industrial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Lirengdong Village in Guangzhou[J]. 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 2016(18): 163-165.
- [38] 辛向阳, 乔家君. 淘宝村集聚的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8, 37 (1): 11-15, 30.  
XIN Xiangyang, QIAO Jiajun.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aobao Villages agglomeration[J].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8, 37(1): 11-15, 30.
- [39] 曾亿武, 邱东茂, 沈逸婷, 等. 淘宝村形成过程研究: 以东风村和军埔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 (12): 90-97.  
ZENG Yiwu, QIU Dongmao, SHEN Yiting, et al.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Taobao Village: taking Dongfeng Village and Junpu Village as exampl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90-97.
- [40] 张丽华, 陈伟忠, 林善浪. 我国制造业集聚经济动态性研究: 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的视角[J]. 产业经济研究, 2013 (3): 23-34.  
ZHANG Lihua, CHEN Weizhong, LIN Shanlang. Dynamics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long industry life cycle[J]. Industrial Economics Research, 2013(3): 23-34.
- [41] 曹义, 罗震东, 乔艺波. 边缘的集聚: 长三角淘宝村的空间特征、趋势与规划应对[J]. 上海城市规划, 2019 (5): 22-28, 36.  
CAO Yi, LUO Zhendong, QIAO Yibo. Agglomeration on the edg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rends and planning response of Taobao Villag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Review, 2019(5): 22-28, 36.